

追忆过去的 中学

- ★ 20世纪20年代:从来不突击考试
- ★ 20世纪40年代:“不许家里用汽车接放学”
- ★ 20世纪50年代:踩着革命的鼓点艰难前进
- ★ 20世纪60~70年代:在“文革”的风暴中
- ★ 20世纪80年代:商品粮第一

在人的一生中,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、记忆力最好、想象力最丰富、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时期,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,之所以都常常心存感念,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时起步的,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时奠定的,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时形成的,他们最初的社会活动训练是在那时进行的。自从晚清新学兴起、学堂出现以来,我们的中学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。同学们可曾想过,在过去的20世纪历史的风云变幻中,我们的前辈怎样度过了中学时代?过去的中学老师又是怎样在三尺讲台上传播知识的?过去的中学到底是沿着怎样的一条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?

20世纪20年代:

从来不突击考试

文/钱学森



天津新学书院(今十七中)20世纪20年代旧貌。



20世纪20年代穿着校服的中学女生。



20世纪20年代苏州晏成中学后门。

我是1923年至1929年在北师大附中读的中学。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,都感到民族、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,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在这样的气氛下,我们努力学习,为了振兴中华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。董老师实际上把语文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。我们在他的教诲下懂得了许多道理。老附中师资水平很高,老师对学生也很亲切。教生物的子君石老师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标本,我记得他曾给我一条蛇,让我做标本。还有教博物学的李士博老师,他教我关于矿物硬度的记法“滑、膏、方、莹、磷、长、石英、黄玉、刚、金刚”挺押韵的,好记,有用,这是矿物硬度的十度,到今天我还背得烂熟。教几何的傅种孙老师,自己编几何讲义,用古汉语编。傅老师古文水平很高,教我们的时候还拉着腔调念讲义,很带味。他说:“你要承认公理、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,没有第二种定理。在中国是如此,全世界也是如此,拿到火星上去它也是如此。”他的这个讲法好,彻底极了。我们的老师还有翁文颐、夏宇众等。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,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是终身影响着我的。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积累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。我附中毕业后,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,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,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。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我就学了两年,考上公费留学美国,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。现在的中学能有当年附中那样的教学水平就行。我建议找老校友讲讲当年学习的情况,总结一下那个时期的教学方法,进一步办好师大附中。

我们那时没有像现在的学生这样受罪。我们放了学就在学校里玩,天不黑不回家,不怕考试,不突击考试,几乎没有考不上大学的,班里最好的学生考80分就行了。老师不死抠课本,还提倡多看课外书。附中的选修课很多,学生的知识面很广,每天午饭后,可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科学各种科学知识。当时师大附中很穷,经费不足,但实验做得很多,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。学生的求知欲强,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困难。师生关系密切,老师对学生是诱导而不是强迫。当时附中有些课用英文讲,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,设有德语、法语。外语是情景教学,为学生创造了语言环境。我主张现代的学生多学点文言文,最好采用多种语言教材。

(摘自《过去的中学——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》)